

解 放 军 将 领 传

星火燎原编辑部 编

8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1988·北京

解放军将领传
(八)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625印张 324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 000

ISBN 7-5065-0431-6/K·31

定价：4.00元

目 录

马本斋	(3)
邓 萍	(51)
朱 明	(73)
卢德铭	(111)
刘亚楼	(135)
刘培善	(197)
苏振华	(251)
杨立三	(311)
何挺颖	(353)
陈奇涵	(379)
黄公略	(427)
黄克诚	(461)
袁子钦	(531)



马 本 斋

马 本 斋

—

四十多年前，正当冀鲁豫大地渐渐回暖，抗日烽火越烧越旺的时候，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从河南与山东交界的回族大镇张鲁集传出了一则使人万分悲痛的消息：威震敌胆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逝世了！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马本斋将军以大智大勇率领一支具有民族气节、英勇善战、坚如磐石、矫若游龙的回民支队转战冀鲁豫平原，活动在敌人心脏。经历大小战斗八百七十余次，歼灭日伪军三万六千七百多人。“汇铁流，威震敌胆寒；抗日寇，为党立功劳！”

在华北平原的子牙河北岸，有一座回族村庄，名叫东辛庄。在村东有三间土坯房屋，住着一户回族农民，他的名字叫马永长。一九〇二年农历大年初三的早晨，冰封雪冻的子牙河上，又铺上了二尺多厚的大雪。一眼望去，东辛庄成了一片银色的世界。马永长一大早就起了床，望着这封门的大雪，自言自语道：“瑞雪兆丰年哟，真主又给

了个好年景。”他穿上破棉袄，拿起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刚扫了几下，突然间屋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马永长一惊，便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里。他知道，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哇哇坠地了。按照回族的习惯，马永长跑到清真寺，请阿訇给儿子取了个吉利的回族名字——尤素夫·马本斋。

马本斋的母亲，是村里有名的贤妻良母。她对马本斋自幼就要求得很严格。在劳动之余，她时常讲一些古人精忠报国的故事教育儿子们，“岳母刺字”、“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等故事，讲得童年的马本斋总是听个没够。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悄悄地来到了华北大平原，子牙河两岸的杨柳树发出了淡黄色的嫩芽，枣树林里布谷鸟不停地叫着，东辛庄的穷回回们，肩上扛着犁，手扬着鞭，赶着老黄牛走出村，去耕种自己那点薄田。马本斋就生活和成长在这些穷回回中间。

马本斋开始上学了。在他上学的前一天，母亲把他一身夹裤夹袄洗了个干干净净。夜深了，母亲仍蹲在锅灶旁为儿子烤干了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她特意把存放着舍不得吃的一点玉米面拿了出来，做了一顿树叶玉米面窝窝头，为马本斋送行，也表示庆贺马家有了第一代读书人。

村上的小学堂，原来是本村姓黑、姓哈两家财主办的私塾。前清年间，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有钱人家的子弟。而民国的今天，象马本斋这样穷回回的子弟也能到这里来读书，老人们无不绽开枯树皮似的老脸笑着说：“这个世道

确实有点变了！”

马本斋自知家贫上学不易，读书非常刻苦，哈二先生教给他的书，他看上几遍，就能熟读、背诵和讲解。学堂规定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等启蒙读物，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光阴似箭，转眼间三个学年过去了，马本斋也渐渐长高了。每天晚上，他帮着家里做完活，还要读书到深夜，直到母亲再三催促下，才肯去睡觉。马本斋的求知欲很广泛，他除了读懂背会先生规定的书以外，涉阅了《幼学琼林》、《水浒》、《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书。哈二先生发现，马本斋长进很快，不仅文采出众，知识超群，而且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颇有独到的见解，并非人云亦云，远远超过了有钱人家的子弟。

有一天，哈二先生把马本斋叫到东厢房，想摸一摸他的才学和他的文采，便对他说：“本斋，咱们师生相处已有三载，寒窗虽短，先生我却感到你知识学了不少……”

马本斋回答说：“都是先生教得好。”

哈二先生赶忙补充说：“哪里，哪里，是你的天份好。”

马本斋谦逊地说：“先生夸奖了。”

于是哈二先生郑重地说：“今天，我想咱们师徒共作一副对联，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如果你对得准，我就以个人名义推荐你去河间府上学深造，如何？”

马本斋的双眼豁然明亮了，他眨了眨眼对先生说：“学

生从命。”

哈二先生很赞赏马本斋的勇敢和爽快，连说：“好，好，有气魄，咱们现在开始。”说着，哈二先生把准备齐的文房四宝和对联纸放好，提笔挥毫写出早已想好的上联：

“两城二塔双河水”

哈二先生写完，放下毛笔得意地说：“这上联是根据咱河间府的地理、风景、名胜而作。本斋，你也要按此意而作。”

马本斋看着上联点点头没有答腔，他心中明白，哈二先生是为难自己，怎么办？思索了片刻，对句涌上心头，他拿起狼毫笔，工工整整地写出下联：

“孤村一寺独木桥”

马本斋放下笔，说：“先生，请过目。”

哈二先生真没想到，马本斋竟能这样快就对上了，他情不自禁地喃喃念道：“两城二塔双河水，孤村一寺独木桥。”然后慢慢腾腾地说：“贴切，贴切！”哈二先生接着说：“我上联的两个县城是河间与沧州。”

马本斋回答说：“我下联的孤村是咱们东辛庄。”

哈二先生又说：“河间城内有二塔。”

马本斋说：“辛庄村内有一清真寺。”

哈二先生撩着长衫的前襟，在书房里踱起步来。马本斋问道：“先生，这对联行吗？”哈二先生高兴地说：“出我所料也！才，才，奇才呀！”

十五岁的马本斋，比人们预料的更快成长起来了。

春打六九头，耕牛遍地走。一场春雨过后，子牙河两岸已经变成了一个绿色世界。马本斋和父亲马永长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铁锹走回村，爷俩踏过小桥，经过清真寺门口，突然从清真寺里气喘嘘嘘地跑出一个人来。马家父子定睛一看，是本村的“二流子”，人称外号“地老鼠”。这个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手脚不干净，村上人都不愿理他。“地老鼠”惊慌失措地对马永长说：“大叔，可了不得啦，清真寺后院西厢房屋顶上的那根老房梁，又震动起来了，发出咚咚咚的响声，真是吓死人呀！”马永长惊讶地问：“怎么，西厢房里又闹邪了？！”“地老鼠”得意地走了。

马本斋望着“地老鼠”的背影，奇怪地问父亲：“爹，房梁怎么会自己动呢？我不信。”

爷俩说着走进了清真寺。当他们穿过清真寺大院，走到后院的时候，确实听到一种有节奏的声响。那声音使人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马本斋拉着父亲，壮着胆子走进西厢房内。进屋抬头一看，房顶上那根老房梁果然在震动。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马本斋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惊恐地望着父亲，希望父亲能给自己讲出个道理来。可是，父亲面对眼前这种怪现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房梁的震动，惊动了整个东辛庄。特别是到了晚上，更加人心惶惶，家家户户早早地就关上了街门。村子里有

过不少流言：有的说，眼下世道混乱，成了气候儿的老房梁哭了，子孙后代又要受罪了；有的说，清真寺不干净了，要请阿訇念古兰经，驱走邪气。众说纷纭，一时把个回民村庄搞得乌烟瘴气。

马本斋放不下这件怪事，脑海里总在琢磨。他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来，好奇心猛然驱使他坐起身来，想到清真寺再察看察看。他偷偷走出家门，快步向清真寺走去。

夜风萧萧，阴云滚滚，黑夜里，马本斋大步来到清真寺门口，听到院里的松柏树在夜风中摇晃着发出阵阵呼啸声，使人顿有恐怖之感。马本斋壮起胆子，朝清真寺后院走去。来到后院，他左顾右盼地走进西厢房里，只见西厢房的东墙根有一根柱子顶着老房梁。他把随身带的一根绳子往柱子高处一拴，便使劲拉着绳子爬上了老房梁。他在房梁上爬来爬去，啥也没有发现。他正要顺着绳子爬下来，忽然从院子里传来“嚓、嚓、嚓”的神秘声响。他紧紧地搂住大梁，屏住呼吸定睛一看，一个黑影幽灵般地向西厢房里走来，当走近时，原来是“地老鼠”二流子。他胳膊下挟着一个大包袱，走到厢房的北墙根下，蹲下身，用手抽下几块砖，从墙洞钻过去，然后又将墙洞用砖封好。

马本斋判断着，“地老鼠”一定有隐行，他从大梁上爬下来，照“地老鼠”的办法穿墙追踪。过了山墙便是“地老鼠”的家。马本斋来到“地老鼠”家的窗子下面侧耳细听，只

听“地老鼠”的老婆说：

“哎哟，又偷了一大包呀！你可真成了老鼠啦。”

“地老鼠”有些发急地说：“你他妈的小声点，小心被人家听见？”

马本斋清楚了，“地老鼠”是一个窃贼。

“地老鼠”又得意的开腔道：“告诉你，宝贝儿，只要咱们的石磨一推，老房梁就震动发出声响，就这一招儿，就够咱们吃一辈子的了！”

马本斋恍然大悟，老房梁震动原来是“地老鼠”搞的鬼。

马本斋一路跑回家把熟睡的父亲叫醒，把刚才所见所闻全告诉了父亲。

第二天一大早儿，马家父子逢人便讲，揭穿了“地老鼠”骗人的鬼把戏。清真寺经过彻底打扫，人来人往的又热闹起来。

一九一九年，马本斋已是一个十七岁的硬邦的小伙子了。这年深秋，子牙河水在静静地流着，马本斋站在河畔望着东去的河水，不由地想起《水浒传》中的一首诗：“穿崖透壑不辞劳，远望方知出处高。溪间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想到这里他笑了。他早就想到外面去闯闯。昨天晚上终于说服了母亲，母亲答应他说：出去闯闯吧孩子，为咱穷回回找条活路。

秋风瑟瑟，吹动着子牙河边被水泡黄了的芦苇，马本

斋离家上路了。父亲马永长肩上挑着一对土筐，土筐的一头放着一床破棉被，另一头放着几只粗瓷大碗和破麻袋片，老人家为儿子送行了。马本斋左胳膊下挟着一件破棉袄，怀里揣着他那本心爱的书——《说岳全传》。母亲抹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出村好远了，还不肯回去。

马本斋停住脚步回头对娘说：“娘，您回去吧，大哥和三弟在家该不放心啦！”

母亲叹了口气说：“咳，娘就是不放心你的腿呀，前几天干活摔伤了，还没全好，又走远路，哪行呢？”

“娘，我的腿全好啦，不信你看。”说着，马本斋使劲跳了两跳。其实，这受伤的腿疼得钻心，但他为了使娘放心，又强笑着跳了两跳说：“娘，你看怎么样，是好了吧！”

“傻孩子，你还能瞒得住娘。”母亲走到马本斋面前，爱抚地擦着儿子头上的汗水，说：“看你疼的这一脑袋汗！”

“娘，我真的不疼呀！”马本斋再也抑制不住了，满眶的泪水从脸颊上滚淌下来。

“孩子，娘舍不得你走，可娘知道你的心，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出去闯闯也好，把自己闯成个硬汉子，好为咱穷回回争口气，娘也就放心了。”

马本斋投在娘的怀里，一边擦泪一边说：“娘，您放心，我在外边不闯出条道儿来，不回来见您！”

几天以后，马永长父子来到了皇城北京。这天，爷俩正在西四牌楼大街寻找活计，忽然听到“咚咚咚”沉雷般的

鼓声骤然响起，震得人心打颤。马本斋急忙举目向西四牌楼方向望去，只见隐隐出现了几辆囚车，囚车两旁有很多荷枪实弹的大兵围护着，缓缓行进。

一阵冷风吹过，马本斋打了个寒战。囚车越来越近了，第一辆囚车上昂然坐着一位五花大绑的人，目光炯炯，泰然四顾，毫无惧色。

马本斋扭过头低声问一位穿长衫的人：“先生，第一辆囚车那人是谁？干嘛要杀他？”

“听说是位劫富济贫的好汉，因为暗杀贪官没有成功，被人家抓住啦！”那位先生认真地作了回答。

马本斋顿时感到心中一紧，脱口而出：“好样的，这不就是水泊梁山上的好汉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英雄豪杰，于是他目不转睛地全神注视着囚车上的那位好汉的形象和神态，心中无比敬佩。

“闪开！闪开！”兵弁们高喊开路，突然发现马路边的地上摆着两个馒头，一碗清水，香炉上插着一柱香，这是有人为好汉壮行的。兵弁一脚把馒头和清水踢翻，那被踢歪的香炉依然飘着青烟。囚车更近了，只见“囚犯”背后的“招子”上写着“大逆不道×××”，名字上都用红笔勾过，刽子手们身披红彩，左手提着鬼头大刀，凶神恶煞一般。

马本斋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他恨不能砸碎囚车，救出好汉。

囚车缓缓向阜城门外走去……

马本斋和父亲经过半个月的奔波，流落到了张家口。常言说：“穷回回，干三行，烧饼馓子宰牛羊。”爷俩在穷回回的帮助下，在上埠营城子轱辘把胡同开了一个名叫“永庆奎”的小小馓子铺。他们起早贪黑地干，加上马永长的手艺好，出锅的馓子、烧饼色好味香，买卖还算过得去。马本斋除了每天帮父亲干活外，还得提着篮子到边路街、通桥、清河边、火车站去卖馓子。

张家口的名胜古迹是有钱人出入的地方，也是做买卖的好地盘。大荆门外有座关帝庙，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象赶庙会的一样。这里，相传庙内存放着当年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时穿过的战袍和战靴，所以，从早到晚来关帝庙的人络绎不绝。

一大早，马本斋提着一篮油炸馓子来到关帝庙前，转了好半天，才卖了五个铜子。他看到关帝庙前围了一堆人，便也挤了过去。当他挤过人群，发现人们围着一个身披麻袋片的小女孩。小女孩身旁还有一个瞎老头。这个小女孩骨瘦如柴，头上扎着一根小辫，小辫上插着一根卖身的草标，胸前还挂着一张纸牌，纸牌上写着四行字：“家住坝上东乡，可怜父母双亡，今日流落此地，先生老爷赏光。”

马本斋看着这可怜的情景，长叹一声，欲行又止，回身从篮子里拿起三根馓子递给了小女孩，又从衣袋里掏出刚刚卖得的五个铜子，送到瞎老头的手里。

“谢谢大哥，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小女孩给马本斋连连

磕起头来。马本斋急忙拦住小女孩，激动地说：“小妹妹，不要这样，咱们都是穷人！”

这时一个巡警走过来，上下仔细地打量着马本斋，然后说：“你把馓子白给他，你的买卖不亏本吗？”

马本斋“哼”了一声，说：“什么本不本的，救命要紧！”

巡警一听，向马本斋笑了笑说：“行，还真讲义气，好样的！”

从此，这位年轻的巡警就喜欢上了马本斋，而且他们常来常往，成了好朋友。（这位巡警名叫刘沛然，身居巡警局，偷偷看了许多没收来的“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书刊，因此他的出现，对马本斋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正在马本斋与刘沛然说话之时，忽听小女孩哭喊起来：“我不去呀！我要爷爷！我要爷爷！”

马本斋急忙回头看去，原来是皮货庄“德正楼”老板的小老婆和管家杨赶刀，要买走小女孩去当丫头。小女孩死死抱住瞎老头哭喊着：“爷爷，我不离开你呀！我不去呀！……”

“德正楼”老板的小老婆是个妖艳的女人，用手帕捂着嘴，酸溜溜地说：“小丫头跟我走吧，到我家里穿的好，吃的好，你一步登天啦，准比跟你瞎爷爷强，走！”然后，她向杨赶刀使了个眼色，杨赶刀扔给瞎老人十个铜子，拉起小女孩就要走。

马本斋实在气愤不过，大吼一声：“住手！”他走过去

对杨赶刀说：“杨先生，十个铜子就要买一个人，你也太缺德了吧？！”

杨赶刀把手一扬，霸道地说：“嘴，小小卖油条的，也想出来挡道。嘿嘿，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说完，拉着小女孩就走。

“站住！”马本斋一把拉住杨赶刀愤慨地说：“你不能抢人！”

杨赶刀横蛮地争辩说：“抢人？我给钱啦！”

“就那几个臭钱？！”马本斋气恼了。

“怎么？嫌钱少呀！”杨赶刀用三角眼扫了一眼关帝庙前倒在一旁的大石狮子说：“卖油条的，看到没有，你要是能把倒在地上的石狮子立起来，我宁愿不买人，倒给瞎老头二十个铜子！”

马本斋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大石狮子，足有几百斤重，心中暗暗打鼓。他虽然生在沧州地区武术之乡，从小练了几年的武术，但是眼前这样的阵势，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然而，刚强的性格，怎能使马本斋后退半步。

马本斋用仇恨的目光逼视着杨赶刀，问他：“你说话可算数？”

杨赶刀趾高气扬地说：“君子一言，快马一棒槌！”

马本斋大步走到石狮子旁，“唰”地脱掉小褂，宽厚的肩膀上肌肉隆起，俨然好汉一般。

刘沛然和看热闹的群众，人人都为马本斋捏一把汗，